



古典文论的当代转化(7)

“随物赋形”命题的当代价值

□张晶 谷疏博

“随物赋形”命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下的文艺创作者,应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和情感创造力,强化文学的情感性表达与具身性关联,在尊重自然与现实、讴歌时代与人民的创新征途中,融入深邃的思想与充沛的情感,去除定见,不拘泥于既定的形式和规则,让文学创作与创新回归其本然,回归到它的灵魂深处

“随物赋形”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表现论中的重要命题,揭示了文学艺术构思后的传达阶段应是一个自然而然、兴之所至、不拘法度的过程,体现古代文学艺术随物应机、不主故意的创作原则。该命题关联“感兴”“天机”“活法”等重要诗学观念与概念,亦是中国古代文论“以水喻文”批评传统下的重要产物。对这一命题历史发展的梳理以及当下价值启示的探索,或可为当下的文艺创作与创新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随物赋形”的提出

“随物赋形”作为画论命题最早出现在北宋苏轼为蒲永升画后所作的跋文《画水记》中,苏轼在文中说:“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他指出,孙位能画出水的变态,即“活水”,故而位列最高品第的逸品。苏轼强调所画对象作为客观之物,其外在形态,在自然的变化之中,并非是僵死的、固定的,而是变动不居的。作为画家,应该把握对象的鲜活形态。

苏轼提出“随物赋形”的命题,源于他对于水作为道与万物相通之媒介的深刻认识,他曾在《滟滪堆赋》中将水不自为形、跟随地势起伏变化而改变自身形态的特点予以深刻阐发:“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唯水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后来苏轼又以“水喻文”,在《自评文》中将“随物赋形”的命题内涵拓展至文论中,他自评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记述了自己的诗文创作如同万斛泉水,随处都可以涌出,抛开刻板修辞技法,在笔随意到的自然过程中传达诗意。如同其《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生动诠释。苏轼还将“随物赋形”的内涵延

展至治国理政与为人处世之道中,在《仁宗皇帝御书颂》中,他写道:“君子如水,因物赋形。”他将儒家思想的“比德”观念、禅宗的“随缘自适”与道家思想对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思想予以继承与生发。对于苏轼而言,他的一生也正是对“随物赋形”内涵的生动诠释与鲜活实践。

苏轼以水之喻为线索,在论文、论画、论人、论世中,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诠释了“随物赋形”的多重意涵,辐射至文学、艺术、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这一命题对后世诗文注重“活”与“变”,重视行止天成、随物应机等创作原则的确立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二、“随物赋形”的历史发展

“随物赋形”的命题虽正式出现于北宋,但其发端却可追溯至六朝时期。谢赫《古画品录》提出“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论画主张,侧重对外物的模仿;陆机《文赋》中提出“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揭示不同的物象需要不同的文类体裁来展现;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随物以宛转”的主张,强调诗人的创作要在对外物的随顺体察中,依据其形貌特点进行构思。上述“随物”观念启发了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提出,相较于六朝时期的“随物”主张,苏轼强调从外物中摄取再加以以构形,注重作者与外物的契合程度,强化了“形”的主体因素。他将作者、物象与形象三者在命题中予以统一,强调在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状态下,作者跟随内心激荡之气而任运自由的传达过程,这是一个由“物”到“形”,由形似到神似、心似的创作过程。

作为文学艺术创作中形象构思的普遍性法则,这一命题不仅对诗学“活法”观念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实践。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将“随物赋形”等同于“元气”之充盈,在于作者与物象以及诗文中的形象之气的贯通无碍与

化合一。如王若虚《滹南诗话》评白居易诗云:“乐天之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俦。”王若虚强调白居易的诗之所以人人肝脾,源于诗人内心激荡之气与宇宙鼓荡万物之气化合,生成元气淋漓的诗意世界。由此,将“随物赋形”归结为元气的摩荡嘘吸。其二,以“随物赋形”阐释诗创作不失法度,却又不拘泥于法度、变动不居的特性。如宋代吕大圭《春秋五论》写道:“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纤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元末宋濂《刘兵部诗集序》提道:“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皆中乎绳尺。至其所自得,则能随物赋形,高下洪纤,变化有不可测。置之古人篇章中,几无可辨者。”二人以“随物赋形”阐释诗创作如同乾坤化育万物的自然而然、初无定质,圣人之作便是达到了自由创作、姿态横生的境界。清代文论家赵翼《瓠北诗话》评价韩愈的诗文创作时说:“盖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骋,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然律中如《咏月》《咏雪》诸诗,极物之工、措词之雅;七律更无一不完美妥善,与古诗之奇崛判若两手。则又其随物赋形,不拘一格之能事。”可以看出,“随物赋形”亦可用于评价同一作者不同文体的创作特点,强调千变万化、不拘一格中寓于必然之理。无论古诗、七律,无论叙事、说理,作者都能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变换表现手法。

历代文论家与诗文创作者延续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精髓与意涵,或是探索分析上乘诗创作的共性特征,或是分析某个文学家诗作创作的创作特点,他们将“随物赋形”与与之相关的诗学范畴、命题与观念予以整合、关联,扩充了该命题的内涵与适用范围。

三、“随物赋形”的当下价值与启示

“随物赋形”命题由苏轼提出后,一直

延承至今,它不仅成为宋至清时期诗文批评的重要依据,在技术赋能文学创作、催生多元文学形态的当下,它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随物赋形”的命题孕育着一种去除定见的创造精神,体现的是由“物”之本然到“形”之应然的超越过程。它源于作者内在需求的冲动,指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在感兴、天得的契机下与自然物象相遇,不拘法度、不计形貌得失,任心灵、情感激荡驱使、振笔直遂、听笔之所至的产物。文学的创新正是基于不可遏制的、自然而然、如有神助的创作发生瞬间心物交融所生成的不同形态,它是生生不竭的,它是作者生命能量的释放,更重于作者对宇宙天地、人文社会的深度思考,这不仅“是‘随物赋形’命题的核心与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应对当下技术赋能文学创作与创新问题的重要依据。人工智能基于超强的算力,已然具有极强的文学写作能力、模仿能力与文学资源的整合能力。如今,对于形似的追求、文学文本的仿写与批量创作已然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期,苏轼‘随物赋形’的命题就越是能散发其理性的锋芒,它所揭示的文学创新之规律正是在于作者在自由传达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唯一性、独创性与不可模仿性得以彰显,它是超越于形似的心似状态,是作者思想情感与生命状态的印记,而人工智能却无法复制创作者的情感体验与生命状态,它的所谓‘创造’只是基于已有资源的再建构。故此,当下的文艺创作者,应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和情感创造力,强化文学的情感性表达与具身性关联,在尊重自然与现实、讴歌时代与人民的创新征途中,融入深邃的思想与充沛的情感,去除定见,不拘泥于既定的形式和规则,任由心灵驱使,在水的智慧引领下,让文学创作与创新回归其本然,回归到它的灵魂深处。”

(张晶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谷疏博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

以中外互动视角观察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马春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动因,这在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中已得到丰富的书写。“西方”“外国”“欧美”等表述频频出现,进而形成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某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青岛大学教授吕周聚的新著《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学术细化与拓展,该著系统全面而又巨细靡遗地梳理了中国新文学对美国因素的选择、接受与书写。

诚如王德威在序中所言,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多音复调的”,这在著作的结构中得以明晰体现。该作由绪论和七章内容组成,前三章依次为“现代民主意识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个性自由与文学创新”“实验主义与中国新文学革命”,分别从体制、思想和方法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因素对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后面四章则从小说、话剧、诗歌与散文等四种文体而论之,全书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作者旨在探寻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联系。在问题意识的强烈驱动下,作者重返历史现场,爬梳大量原始史料,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重申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著作既有重返现场的史实描述,又有文本之间的精微对比;既有对新文学作家笔下关于美国的多维书写的探究,更着重阐释了中美作家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

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同时对美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有着丰富深入的了解。吕周聚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曾在哈佛大学东亚

系访学,对美国文化有切身体会。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文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历史沿革、政治体制、民众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为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历史景深与文化背景,这在著作的前三章体现尤甚。作者以孙中山、胡适和林语堂为例,详细论述了美国式民主观念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进而成为新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驱动。作者还详细考察了杜威的“实验哲学”对中国新文学创作者们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追溯胡适对“新诗”的提倡与《尝试集》的命名等。作者指出,《尝试集》的名字体现了实验主义哲学的色彩。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及诗歌实践也是受到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于作为“舶来品”的现代话剧,作者详细梳理了现代话剧作家在美国留学时的学习细节:“张彭春、洪深、赵太侗、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掌握了关于舞台布景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并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作者既注意到留美学生对美国戏剧理论的系统学习,也强调他们的舞台实践,并对他们回国后的话剧体制建设,包括剧本、导演、舞台布景等方面的实践进行了详细描述。这就超越了以往文学史以“剧本”为中心的叙述,更加立体地呈现了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

从历史与文化深处发掘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是该著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作者认为,中美文学在20世纪初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境遇与革新诉求,“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处于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寻求文学独立,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这种

共同追求成为中美文学发生深层关联的内在依据,并形塑了某些共同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反抗传统、寻求文学的独立意识、建构新的语言与文体传统。例如,胡适“《文学改良议》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与20世纪初美国文坛上出现的意象派诗歌的‘五不’理论之间具有颇多相通之处”。如果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是在美国文学变革的现场感同身受,那么郭沫若则是在日本以“翻译”为中介与惠特曼发生强烈共鸣,“‘自由’是将郭沫若与惠特曼联系在一起的关键”,郭沫若与惠特曼发生共鸣的焦点”。胡适和郭沫若对美国文学的共振性接受,构成美国文学影响中国新文学的两种典型路径。在书中,作者旨在阐明,中国新文学对美国文学的接受是与美国语境高度契合的,是基于中国现实的“传统再造”。

作者善于在精微的文本解读中洞见中美文学的思想与艺术联系,这在论述各种文体时均有精彩呈现。在论述爱伦·坡的心理现实主义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时,作者以鲁迅《狂人日记》、陈翔鹤《悼——》、施蛰存《妮侬》等文本为例进行分析,洞察它们对爱伦·坡小说的借鉴。作者通过文本细读,剖析了尤金·奥尼尔剧作的典型主题(人性书写)和艺术手法(梦境、幻觉、内心独白)对谷剑尘《绅董》、曹禺《原野》、洪深《赵阎王》等现代中国话剧的影响。在“旅美散文中的美国书写”一章中,作者对王一之《旅美观察谈》、费孝通《初访美国》、谢扶雅《游美心痕》等散文文本展开细读,对其内容进行条分缕析的剖析,呈现出基于历史现场的美利认知与文学体验。在此基础上,作者将中国现代旅美散

文概括为“不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也不是一种闲谈草木虫鱼、喝茶聊天的美文创作,而是带有一种明确而又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的文化书写。”这既准确体认了旅美散文的内容特征,又对其创作意图与文化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作者还注重对美国因素“间接影响”的幽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文学史表述进行纠偏。譬如关于现代话剧,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最早的戏剧演出活动尽管出现在日本,但与美国戏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辨析“美国”与“日本”在现代话剧建构过程中的源流问题。对于现代诗歌中象征主义的溯源,作者提示我们注意爱伦·坡对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是经由法国“中介”产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是通过波德莱尔、马拉美间接地受到了爱伦·坡的影响,在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中能够看到爱伦·坡的影子——唯美、神秘、颓废、充满象征意味”。对美国因素“间接影响”的幽微洞见,澄清了新文学发展因素中的源与流问题。

某种意义上,《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建构了一种基于中美文学的“比较诗学”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意味着新文学研究版图的重要拓展。这既召唤着学界对新文学中其他国家因素的溯源与阐释,更指向整个20世纪的新文学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鉴问题。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语境下,该著提供的文化视野与学术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副教授)

当前的文学评论领域,看似热闹非凡,但文学评论是否实现了它的应有价值、收效几何?作为沟通作家与读者的中介,文学评论如何做到真正与作家、读者有效对话,似乎有了老话重提的必要。

一、文学评论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

正确看待文学评论、评论家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形成三方有效对话的前提。在文学评论的某些高光时刻,出众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模范读者”或者“理想读者”。在文学领域中,一些能够清晰解读作家作品、以独到见解引领读者群、能积极回应读者意见的人逐渐脱颖而出,进而获得了评论家的身份。此后,日积月累的阅读与理论思维训练、评论成果的循序呈现让他们的位置更加稳固下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学评论家及他们从事的文学评论活动就是作家与读者之间天然的沟通桥梁。

站在读者的角度,文学评论可以在阅读前和阅读后两个不同时间点起到侧重不同的作用。在阅读之前,文学评论主要起着筛选推荐的作用。在大众媒介声喧嘩、读者娱乐方式多样化、阅读时间碎片化的当代生活里,文学评论的筛选推介作用理应为突出,以便为读者在有限时间内寻找到所需阅读类型中的最优解。在阅读之后,读者往往希望文学评论能够为他们指点迷津,帮助他们将零散的感受整体化,将浮光掠影的阅读印象清晰化,梳理出感受背后的逻辑线索。更具专业能力的读者甚至希望借文学评论找到创作背后的理论支撑和作品的文学史定位。但我们现在不时发现,由于人情化和商业化等因素,一些文学评论其实沦为为了夸饰的广告招贴。这时候的文学评论往往忽略了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而文学评论与读者进行有效对话的前提是,文学评论家心中有读者,为读者推介真正优质的作品。

站在作者的角度看,文学评论或许会参与到一些作品的具体创作过程,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影响和参照。当下文学现场中众多的笔会、改稿会,正是文学评论参与创作过程的直接表现。作品发表出版之后,文学评论对作家作品的作用甚至更为明显。在文学史上,我们看到,一些作家或许会因为评论家的慧眼识珠迅速脱颖而出,其自身与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会被改写。这样的例子有许多,诸如格里耶经评论家罗兰·巴特特的有力介绍后产生广泛影响;又如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重新发现。1961年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多部作品进行了深入且极富洞见的品评,诚如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所写:“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二、坚持“文学”的批评

这里我用加了引号的“文学”来表示强调。“文学”的批评指向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批评活动要坚持“文学性”,这偏向于批评的反思过程。文学性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概念,但往往是这样司空见惯、包容性强的概念,它所指越是庞杂。但从我们目前通行的文学观念看,它也暂时拥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内涵与范畴,如语言与符号、情感与想象、虚构等等。文学批评应该首先对文本内部的文学性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再考虑文本与外部因素的联系。当然,这二者有时不分先后,常常同时进行。

从功能上来说,文学确实有着反映社会历史现实的意义,但它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单向因果关系。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是经过文学形式处理过的现实,而非历史记录或者社会学报告。大众读者应该要树立起这样的意识,文学评论者更应该将其熔铸为常识。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不能无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更不能单纯从政治观念评判作品。坚持文学性,但又不局限于文本内部,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批评的呈现要突出文学性,这一点针对的是批评的写作与成文。虽然文学评论与文学作品各自使用的语言体系有所不同,但我们也常常将它们进行并置观照。文学评论本身的写作也可以是且应该是充满文学意味的。如果将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学理论三者放在一起比较,便能看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意味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理论的理论色彩是理所当然,文学评论居于二者之间,应在文学意味与理论色彩之间寻得一种平衡。我们对文学评论的理解常常陷于两个极端:一是任何观点的申张、感受片段的连缀皆是评论;一是理论演绎、逻辑推理才算评论。实际上文学评论既没有那么随心所欲,也没有那么又正词严。对于文学批评常见的文采缺失,南帆先生曾有妙语:“读者刚刚从一个五光十色、花团锦簇的语言公园出来,随即步入一个单调乏味、枯涩抽象的荒漠,这是一件扫兴的事。”因此,文学评论也可以尽情追求自己的形式与风格。这既是评论者心灵灵活跃程度的体现,也是其表述才情的展现。自然,在文学评论中,道理的生发和阐述是前提,生动的语言与形式应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阐述,二者不可本末倒置。

三、陈言务去,量体裁衣

每一篇文章都会带给读者独属于其自身的鲜活气息,这是“这一篇”评论区别于“另一篇”评论的独特之处。在文学评论里,重复和赘言显示的是一种态度上的敷衍和思维上的怠惰,不管是重复他人还是重复自己。概念和术语应当是我们走进批评的开始,而非终结。我们要学着掌握它,然后将其变成一种思考的开端,就像学会行走之后慢慢独立于曾经依赖的学步工具,进而呈现自己独立的思维形态。过度依赖概念术语,以概念术语作为标尺来对作品进行划分、切割、框定,那么对于作品的解读更像是某种贴标签的行为和一场守株待兔的捕猎。

对作家作品而言,这样的评论很难及物,更无法给作者的创作带去有益的启发。尤其是对大众读者而言,过多地堆砌而非合理使用概念,其实有着掉书袋之嫌。这让文学评论成为了夸耀评论者自身的某种手段,陷入自我迷恋的批评家像是湖畔自我照镜的少年喀纳索斯,不仅遗忘了作品,也拒绝了读者。在这样的语境下,对话自然会断裂,评论也因此变成了某种自说自话。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完整价值实现于读者的接受和审美经验之中,文学评论的价值实现也不例外。但现在的一些文学评论似乎在拒绝读者,导致它们“出生即死亡”。此外,对于一些理论系统的切割使用,对于理论本身也是有所损害的。比如一些术语的不当使用,或许会使其变得指向不明,即内涵与外延的边界发生推移而造成界定的模糊。

总之,我们呼唤更多发生于具体作品纹理之中的及物的批评,它真正做到了陈言务去、量体裁衣,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感染读者。

(作者系湖南青年评论家)



文学评论如何与作家、读者有效对话

□罗小培